

隐蔽的脸

蒋林 / 著

我们看得到隐蔽的脸，
却摸不透隐蔽的心。

YINBI
DE
LIAN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隐蔽 的脸

— 蒋林 · 著 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隐蔽的脸 / 蒋林著. — 宁波 : 宁波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526-1645-3

I. ①隐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0583 号

隐蔽 的脸

作 者 蒋 林

策划编辑 吴 波

责任编辑 苗梁婕 王晓君

装帧设计 金字斋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)
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5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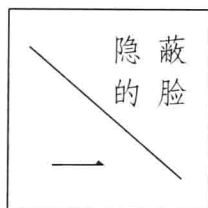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1645-3

定 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我一直以为若童死了，她在另一个世界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我的幻想之中。但是，三年后她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

这是一个明亮的早晨，当我惊讶地看着若童时，阳光正照射在她疲惫的脸上。她浅浅的笑容，在烂漫的春光里无力地开着。与三年前相比，无尽的放逐让若童的眼神更加浑浊与无助。我目瞪口呆地打量着她，仿佛置身于某个电影场景。作为一个忠实的宿命论者，我早已认定若童从我的生命中彻底消失了。但是，此刻她就这么站在我面前，因为爬了六层楼梯而气喘吁吁。我手摸下巴时下意识地扯了扯胡须，一股疼痛传来，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，或者陷入某种莫名的幻想。若童楚楚可怜地站着，苍白的微笑慢慢淡去，呆呆地望着我。泪水夹杂着各种情绪，冲击着我的眼眶。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与慌乱，我忙不迭地转身，并用微弱的口气说：“希亚不在家。”

若童跟在我身后，慢慢地走进来。

三年前，准确地说是三年零八天前，若童离开时决绝的背影，

终结了一段交织着爱与恨的日子。但是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猜测、等待和思念，激发了更加浓烈的激情。短暂的错愕之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将若童拥入怀中。我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又坠入幸福的温泉，就像三年来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

一阵狂乱的拥吻之后，我们逐渐恢复平静，相视而坐，就像一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男女。若童看上去有点窘迫，目光警惕地在书房里逡巡，我为她倒的水一口也没有喝。我说水不冷不热，快喝了吧。她轻微地眨巴了一下眼睛，点了点头，但却没有端起杯子。

这间书房还是若童熟悉的样子，她为我买的那尊雕像依然纹丝不动地放在那里，那对相互纠缠的男女脸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。若童的眼神从雕像上缓缓滑过，若无其事地盯着我。我有太多话要说，但那些话都在心底盘旋，一句也无法冲破喉咙，说给眼前这个日思夜想的女人。所以，我只得木讷地坐着，看着这张陌生而熟悉的脸。这种沉默的对望，让人心慌意乱。我寻思着改变这怪异的气氛，但挖空心思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，只好笨拙地说：“水都凉了，快喝吧。”

若童依然对那杯透明的水不感兴趣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三年时间吞噬了她美好的年华，却没有改变她主动而勇敢的性格。半晌，若童踱着步子，慢慢向我靠近，打破了让人窒息的沉默。她问起了我的病情，以及这些年的创作情况。她空洞的眼神和苍白的表情告诉我，这些年里她对我的确一无所知。我有点失落。纵然当初身不由己，没有与她一起离开，但她也不至于对我如此漠不关心。若童看出了我的疑虑和失望，立即补充道：“三年里，我没有看过一分钟电视，没有看过一张报纸，没有上过任何网站。”

“你是个隐蔽的人。”我莫名其妙地笑了笑。

“被遮蔽的人。”她像是在刻意纠正我的观点。

此刻,我才明白这一千多天里,若童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我。我知道她对我有多失望,也理解她抗拒关于我的一切。不过,让我欣慰的是,她终究还是不能将一切埋葬,又重新回到我的身边,让我可以重新看看她那张卑微而倔强的脸。我迎上去,轻轻地抱着她,并吻了吻她的额头。接着,我拉着她冰凉的手,在书柜前缓缓移动。

“你离开后的第二个月,我就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,一个诡秘的故事。第二年,经过三个月时间的精心修订,出版了这套自选集。”我一本一本地给若童介绍,“今年初,我又出版了一本随笔集,主要是谈对人生和时代的看法,听说卖得不错。”

我还告诉若童,希亚在去年冬天为我策划出版了一部手稿,市场反响很好。我以为她会感到惊讶或者反感,因为我一直都用电脑写作,所谓手稿不过是后期誊写而成。作为我的出版经纪人,希亚费尽心思地寻找各种营销噱头,这一次她想到最为精妙的就是出版手稿。当时,希亚信誓旦旦地告诉我,作为一个实力派作家,手稿一定会受到读者的追捧。事实证明,希亚是对的。

若童无动于衷。

我口若悬河的倾诉并未赢得若童的赞赏,看得出来若童并不真正关心我的创作,只是随口问问而已。可是,我毫不知趣,炫耀完成绩又继续唠叨困扰。我告诉若童,从年初开始,我的老毛病又犯了,到今天都还没有写出一段像样的文字来,脑子里总是空荡荡的。我说,我的世界一片荒凉,大脑不再接受我的控制;我说,我最爱的文字成了我最大的敌人,它一天天地消磨着我的激情和意志。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“你的病还没好？”若童唐突地问。

“你觉得我现在好了吗？”我笑着反问她。

若童淡淡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“就是这个样子吧。”我说，“但是，药一直在吃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就不要再写了，这样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”

“三年不见，你还是认为我应该放弃写作吗？”

“不知道是我固执还是你固执。其实，这不是放弃，而是重新选择。人生之路千万条，为什么你非要逼自己走绝路？”

“对我来说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这就是埋头写作。我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。无法回头，也早已没有回头路。”

若童苦笑，不断地摇头。片刻后，她说：“看来，她还在强迫你，利用你。”

“我知道希亚出版我的作品是冲着钱去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她在强迫我和利用我，是我自己不愿意停下来。”我拉着若童在沙发上坐下，“如果我放弃了写作，那我还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我想我根本无法在这个世界活下去，因为那样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“你依然生活在幻想中。”

“难道这不算是理想吗？”

我听到了若童轻轻的叹息。

若童的叹息带给我沉重一击。我默默地低下了头。

“你应该清楚自己现在的情况，何苦要难为自己呢？”若童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，“赶紧刹车吧，不然你会碰得头破血流的，因为前方等待你的是无法冲破的铜墙铁壁。”

“我命中注定要写作一辈子。”

“不要轻易地谈一辈子，一辈子太长了。”

“别说了，我的脑袋快要爆炸了。”我说，“你说得越多，我就越找不到方向。”

“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”她说，“你一直都明白，只是假装糊涂罢了。”

我望着若童，脑海里浮现出三年前的景象。那是深刻而难忘的记忆，充斥着激情与怯懦。那个溽热的夏天，我背弃了诺言，成为一个逃兵。我从不轻易许诺，但最终还是做了一个负心人。若童连续问了三次，是否愿意跟她一起走。我的沉默深深地伤害了她。然后，她转身而去。若童脸上绝望的泪水，汇聚成悲伤的河流，三年里一次次冲击着我脆弱的神经。

三年后，我双手捧着若童的脸，认真地审视着这张依然动人的面孔。在她微闭双眼的瞬间，我把三年的思念与悔恨全部交给了她。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，火热的嘴唇激情地碰撞出喃喃细语。我们在宽大的沙发上忘情地燃烧，火苗越来越旺盛。但是，若童拒绝了我最后的要求，扑灭了火焰。她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地推我，直到我放弃为止。她慌乱地扣上被我解开的衣服，一脸歉意地盯着我。

我对若童的拒绝并不懊恼，虽然我渴望与她酣畅淋漓地享受一次鱼水之欢。

重新穿戴整齐后，若童便回家了。三年前，她绝望离去时见的最后一个人是我；三年后，她回来时见的第一个人还是我。我感到欣慰，也有些愧疚，她临走时说的那句话又让我怅然若失。她淡淡地说：“墨非，你与三年前比没有任何变化。至少，我看不出来有什

么变化。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若童离开之后，我瞬间被掏空，身体飘忽而摇晃。这是三年来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她不在的时候，我的思念和对未来的各种想象填满生活的空间。现在，她回来后我反而显得茫然无措。呆立了足足十分钟，我才想起自己该吃药和开始一天的写作了。

吃药、阅读和写作，这是我五年来雷打不变的生活。

我倒满一大杯水，取出三粒药，放进弯曲成一个半圆的左手掌，朝嘴巴里一撒，猛灌一口水之后，那些白色药丸就滑进了有些痉挛的胃里。接着，我不松口不换气地把所有水喝光。整个过程不足十秒钟，动作连贯而娴熟。五年时间的演练，让我变成了一个演员。

五年前的那个春天，我突然变得脾气暴躁，精神恍惚，始终找不到写作状态。后来，我的情绪越来越糟糕，常常从噩梦中醒来。我的变化让家人感到惊恐，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当红作家变成一个疯子。所以，他们不顾我的反对与抗争，强制性地把我带到医院做检查，结果我被诊断为患上了一种可怕的病症——幻想型精神分裂症。这个结果让所有人惊慌失措，他们的脑海里仿佛已经浮现出一个情绪失控、疯言疯语的我。不过，我觉得真正为此而难过的只有若童一个人。因为，我看到了她眼眶里悄然闪烁的泪花。后来，那个皱纹横生、眼神诡异的老头给我开了一种白色药丸，并用冰冷的口气教导我：“只有这玩意儿才能救你的命。”

我不相信自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，对药物十分抗拒。走出医院，我就把药全部丢进垃圾桶里，气咻咻地说：“谁有病谁就吃吧，反正我不需要。”但是，希亚、老刘和老王都极力规劝我，让我接受医生的建议，积极治疗才是上策。我依然抗拒，问他们相信医生还

是相信我。所有人都说相信医生。我懊丧不已,仍拒绝吃药。结果,他们每天按时给我倒好开水,分好药丸,守着我必须把药吃了。后来,若童也加入他们的阵营,动之以情晓之以理,甚至亲手给我喂药。

在围攻之下,我投降了,一次又一次地在一道道严厉的目光下,忍着满腹委屈把那些药丸吞进肚子里。一个月之后,他们不再监督我吃药,我不再抗拒那些白色药丸,开始自觉地吃起来;再后来,我仿佛爱上了那些白色颗粒,每天三粒药加上一大杯白开水,比性生活还有规律。

屋子里很安静,若童带来的温馨和情欲不再弥漫,初夏的暖风拍打在脸上很是惬意。我又来到电脑前,强迫自己写点什么,尽管我知道自己早已有心无力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五年了,但我依然在坚持。没有人知道,当写作变成一种坚持时,是怎样一种索然无味。在一个个不眠之夜,我不停地构思,不停地给小说开头,可是,我始终不能完整地创作一部满意的作品,只留下了无数个半拉子工程。那些精妙的构思,总是胎死腹中。为此,我的出版公司焦头烂额,给我下了最后的通牒,如果再写不出作品,就要对我实施各种制裁。我不理不睬,觉得那些商人真是愚蠢可笑,你能对一个写作者实施怎样的制裁?无非是不与我签约不出版我的作品,让我失去版税。对于一个濒临崩溃边缘的作者,钱不是最好的动力。

后来,既是妻子又是经纪人的希亚循循善诱,使出浑身解数为我重新找回状态提供了诸多支持。她通过各种关系,把世界各地大作家的创作笔记找来供我参考学习,还抽出时间陪我到各地去旅行,这是我们结婚以后从未有过的。她苦口婆心地告诉我,我之所以找不到创作的灵感,是因为我的心灵被蒙蔽了,视野被局限了,

必须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去寻找自己。我理解希亚,她寄希望于我在心灵与肉体的行走中得到释放,获得灵感。但是,我让她失望了。一年以后,我读遍世界文豪的心灵笔记,走遍大江南北的山山水水,可依然找不到写作的出口。

希亚最终还是放弃了,她不再催逼我写字。我们之间的隔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,性生活也由之前的每周一次变成两周一次。我不怪她,只是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。很多时候,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。

在我才思枯竭的第二年,我在书店里看到了一本署着我的名字的长篇小说。我的第一感觉是有人跟我重名,或者是某个不法书商干的欺世盗名之事。但是,当我翻开这本制作精美的书之后,版权页上赫然印着我的出版公司和策划者的名字。其中,“希亚”两个字重重地砸在我的心房,让我头晕目眩。

我第一次在书店里掏钱买了“自己”的书,急匆匆地逃回家里。希亚不在,我气急败坏地把那本与自己有着神秘关联的书丢在地上,拿起手机就给希亚打电话。当时,她好像在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,旁边一直有人粗声大气地吵着。我直截了当地问她,是否背着我干了坏事。她说,没有啊,我一直为你守身如玉。我说不是你想的事情。她又问,那到底是什么事?我恼羞成怒,我说你快回来吧。然后,“啪”的一声挂了电话。

半个小时后,希亚喘着粗气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时候,我已经被确诊为幻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,她或许担心我情绪失控,所以挂了电话后便急匆匆地赶了回来。走进客厅,希亚就看见了地上的那本书,表情瞬间凝固。

“我刚才在书店里买的,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!”我缓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,“你必须给我说清楚。”

“我本来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,没想到你先看见了。”希亚一边说一边捡起那本名叫“新人生”的小说。接着,她补充道:“你不用这么生气,这对你是一件好事。”

“好事?”我挥舞着手臂,“摊上这么一件恶心事你还说是好事?”

“别说得这么难听,你觉得这事哪里恶心了?”她把书放在茶几上,“你不但没有损失,而且还是名利双收。”

“我看你是要我臭名远扬。”我吹胡子瞪眼,“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。”

“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书了,如果再没有作品面世,就会被市场遗忘。现在的市场很残酷,无论你之前多有名气,如果长时间没有作品出版,人们也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,你必须保证每年,或者最多两年有一本书出版,才能维系你的知名度。”她目不斜视,直直地看着我,“所以,我找了几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,他们认真地研读你的作品之后,很快就找到了你的感觉。”

“找到我的感觉后,就开始代替我了?”

“这并不是草率行事,而是群策群力。我们认真研讨过你小说的题材、结构以及叙事方式,甚至遣词造句都在抓住你的精髓。事实上,这群年轻人做事很努力,一丝不苟,精益求精。”

“因为他们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,所以你们就掩耳盗铃、欺世盗名!”我面带嘲讽,口气不屑,“你们不但不与我签合约,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。”

“这些程序有意义吗?最终的名和利还不是都属于你?”希亚有

点激动，“我替你签了合同，版税直接打到你的账户上。”

“我还在乎名利吗？”

“你不在乎名利吗？”

希亚振振有词，针锋相对。我被她气坏了，跳起来说：“不在乎！”

“七年前你怎么不这样说呢？今天你成大腕了，名利都赚够了，就开始说什么都不在乎了。”

“七年前我在乎的也只是我的文字，至于名和利，那也是因为文字所得。”我慢慢向希亚靠近，“今天，你的行为虽然为我维持名气、赚取利益，但是，这些文字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它们不能代表我，不能真实地体现我的所思所想。”

“你还没来得及看内容是吧？那你好好读一下，这些文字不比你的差。”希亚毫不示弱，也慢慢向我逼近，“如果我要包装他们，他们中很快就能诞生一个取代你的畅销书作家。”

“那你就包装他们吧。”

我的话就像一个巴掌扇在希亚的脸上，疼得她不敢接话，只得转移话锋：“别动不动就谈思想，这个词很沉重，不是想谈就能谈的。你现在迫在眉睫的，是重新找回当初的创作感觉。”

“写作不是做鞋子，想做一双就做一双。”

“大浪淘沙，不适应市场规则，就会被淘汰。”

“那你就淘汰我好了。”

“你这是无理取闹。”

“到底是谁在无理取闹啊？！”

“你啊。”

我被希亚气得舌头打卷，只得恶狠狠地瞪着她。

木已成舟,除了争吵再也找不到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可是,纵然是争吵,也不可能有结果。我们都向对方发射最锋利的语言,力争将对方击倒。但是,你来我往多个回合之后,我们依然气势汹汹,互不相让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是我和希亚结婚七年来争吵最激烈的一次。她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我都能容忍,唯独在请人代笔出版我的作品上不能原谅。

让我感到羞耻的是,我终究还是纵容了希亚。她知道我的软肋,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失去创作能力就是最大的耻辱。虽然我没有看《新人生》到底写得如何,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。但是,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,我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我不认为《新人生》是我的作品,却默许了希亚为我组建代笔团队。不过,我从不看这些署着我名字的书,也从不查看银行账户里的资金余额。

在随后的几年里,我的作品源源不断,在市场上呼风唤雨。希亚精心组织的这个创作团队的确十分优秀,完全麻痹了读者。他们代我写了很多作品,小说、随笔,甚至还有我从不涉猎的诗歌和艺术评论。在生意场上,希亚是只嗅觉灵敏的狐狸,她一不做二不休,借势把我包装得更全面。她笃定地告诉我,以“墨非”这两个字在市场上的号召力,无论好坏都有忠实的拥趸支持,印数一般不会少于二十万册。所以,我还是媒体和读者眼中的畅销书天王,每部作品都能掀起各种热点话题,讨论不绝于耳。只是媒体和读者有所不知,我只写长篇小说,他们见到的随笔、诗歌和艺术评论,全都是希亚的团队制造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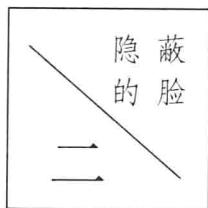
在希亚神不知鬼不觉地组织团队,为我代笔创作出版作品的几年里,我从没有放弃自己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文字世

界里爬行。我与希亚暗中较劲,一定要重振雄风,写出更好的作品来。在文学世界里,我是一头不服输的狮子。虽然面临重重困境,但相信自己能够突出重围。

若童放逐而归时,我正在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。故事的主人公为十二个风尘女子,她们在灯红酒绿中出卖肉体,但是,她们都完整地封存了自己的灵魂。她们最害怕黑夜过去,因为黎明的曙光会让卑微的灵魂无处安放。白天,她们基本上都关门闭户,与世隔绝。但是,漫长的光明让她们日渐感到疲惫和恐惧。于是,她们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走到一起,每个人都戴着面具,向世界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。整部小说一共十二章,每章写一个人的故事。

我为自己构想的故事感到欣喜,幻想着它如何化身成一部散发着独特魅力的作品,并让希亚刮目相看。我没有把这部小说的构思告诉希亚,不仅仅是因为她早已对我万念俱灰,更重要的是我要给她一个震天的惊雷。遗憾的是,到目前为止它依然停留在我的脑海之中。关于这部作品,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。大到十二个风尘女子的身世和故事设置,小到她们所戴面具的具体图案和颜色,以及聚会的场所。我叮嘱自己,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成为一种隐喻。

三年后的今天,若童的蓦然出现,让我本已死寂的内心荡起了波澜,想入非非,心猿意马。当我看着文档的界面时,脑海里全是若童的身影。原本清晰而生动的十二个风尘女子的脸庞,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越是努力地去回想那些精彩绝伦的构思,脑子就越混乱。我木然地坐在电脑前,如一尊丑陋而老朽的雕像。几个小时之后,垂头丧气的我差点要忘记这部小说的所有构思了,但却收获了一个理想的书名:隐蔽的脸。



若童如一颗榴弹，给沉寂已久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和热情。吃过午饭后，我接到老王的电话，晚上聚餐为若童接风。

老王是若童的父亲，希亚的继父。十年前，他与希亚的母亲老刘组建了新的家庭。对于他们曾经的悲欢离合，我一概不知。他们各自为何离婚又为何走到一起，是这个家庭为数不多的谜团。不过，在短暂相处的日子里，我觉得老王和老刘还是相爱的。至少，他们不像是那种仅仅为了找一个配偶度过残败余生而走在一起的。

那天下午，年过五旬的老王语气欢快，像是在哼着歌儿。但是，刚说几句，语气就变了调，他说：“我一直以为她死了呢，可她又回来了，真的又回来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他就哭了，在电话里哇哇地干嚎。

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，结婚几个月后就与希亚搬出去住了。但是，我知道老王和老刘对若童都很好。若童失踪后，他们想尽办法四处寻找，在报纸和电视上刊登了无数个寻人广告。三年里，他们从不变更电话号码，希望某天能在电话里听到关于若童的消息；

三年里,他们的脸上很难找到笑容,每天都眉头紧蹙,心事重重。

整个下午,我都忐忑不安,想象着晚上与若童见面的场景。我必须表现得热情洋溢,但又得隐忍住三年不见的思念。这感觉就像是一个特工在敌人的包围中遇见自己的爱人,不但无法相认还得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身份。老王和老刘催促好几遍了,我还在家里磨蹭,担心早到之后无所适从。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说:“你过来陪陪若童吧,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才有话说。”

在老王和老刘三番五次的催促下,我提前过去了,迎接我的正是若童。当时,老王和老刘在厨房里张罗着晚餐,演奏着锅碗瓢盆交响曲。我们在门口停留了片刻,大概有一两分钟。我们没有说一句话,只言片语的问候都没有,就那么站着,凝视着对方。老刘意识到有人来了,扯着嗓子问:“谁呀?”

“老姐夫。”

私底下,若童总喜欢这样称呼我,带着调侃的口吻。说完,她转身朝客厅走去,倚在沙发上,神情散漫地看着电视。一部老电影,《廊桥遗梦》。我与老王、老刘打了声招呼,就坐着陪若童看电影。场面有些尴尬,我找不到话说,只得呆呆地盯着电视机,但又无法进入电影中的世界。我感觉到了,自从我来了之后,若童也心不在焉。好几次,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瞬间交会,又迅速离开。

在不长不短的一个多小时里,我和若童既不属于现实生活,也没有进入电影中,我们的思绪存在于另一个空间。我们用眼神,心照不宣地交流着。

希亚一如既往地晚归,即便是老刘再三叮嘱她早点回家。当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,一身疲惫,满脸倦容。简单的寒暄之后,我们开